

# 營造員的處心積慮

運営スタッフの腐心

Endeavors and Deliberation of Being an Aboriginal Language Learning Developer

文·圖 | 洪采薇 (瀕危語言撒奇萊雅語營造員)

營造員的工作很像照顧一座座不斷交互作用的小生態圈，去年我們有6個組、13人，一共是6座小花園或生態池之類的組合。有時發現這裡少了些什麼，於是加點東西進去，看見那裡壓力過大，趕緊想個辦法舒壓。更積極的方面，則是在能找得到的資源中，拼湊各種條件，讓師、徒，都在各自能夠發揮最大能力的環境之中教學。

## 準備工具

撒族的課程分為「分組課」和每週4小時的「共同課」，利用共同課裝備師徒教學的工具。工具可能很簡單，也可能很複雜，例如，大家都知道「不要講中文就好了」，但做起來太難，因為學生聽不「明白」。於是我們設計了一



許多人一起成就了語言的學習。

個由老師比手畫腳、學生用撒語猜題的遊戲，遊戲的流程是一項工具，老師們的「現身」，無論是「走動」、「慢慢講」、「肢體語言」更是利器。

今年除了會持續創造不同的經驗，也希望建立師徒自評、彼此觀課的機制，一方面培育老師，一方面讓學生更有效的學習。

## 「什麼都不做」的彈性

有時會提醒自己不要著急，放慢一點，什麼都不做，有些事情就如恐龍電影的名言：「生命自會找到出路。」，或如漢娜鄂蘭所說：「凡人都有超越自己的欲望。」不管是老師或學生，大家因不同想法而相聚，在這裡尋求實現自己。枯坐愁城（教室）的人（師徒）終會決定啟程（換個地方、喝杯咖啡），



那時抵達的所在，必定比他人籌謀深算的結果來得更「自己的」。看見這些自我突破的片刻，總是令人感動！

一位老師自願參加全國語文競賽，不但自己寫稿，更一舉拿下冠軍；另一位老師則半夜還在練習書寫與翻譯。學生們有人從文法書下手；有人準備自己喜歡的教具給老師用，有人則索性重新從「牙牙學語」開始。再結合各自興趣，於是網路上有繪本翻譯成撒語的影片、有臉書直播，最近還出現了撒語貼圖等。

身為營造員，不禁又開始想著如何順勢開發《1000句撒語生活用語》，或是在整間教室裡做「角落佈置」。心想：「好，還要更好」，適當壓力讓人成長，然而過度壓力剝奪樂趣，「拿捏」永遠是門學

問，於是旋即又提醒自己：再等等吧！

### 適合的場域

用了半年時間，認識每位老師、學生各自的個性、傾向、熱情與擅長所在，也在過程中發現問題，有些問題經過多次調整後得到緩解，有些較為根本的，則需要比較大刀闊斧的結構改變，例如重新組織人力。

有的老師心中已有教學藍圖，但學生能力意外超前，於是老師轉以陪伴為主，再次配對時，就希望能有一位讓老師大展身手、實現教學想法的學生；師徒兩人需要一起摸索，半年內幾經波折，也不在少數。大家從不同的背景來到這裡，退一步說，這是一份「工

師徒兩人需要一起摸索，半年內幾經波折，也不在少數。大家從不同的背景來到這裡，退一步說，這是一份「工作」，我們都需要收起某些極度個人的東西，也要有自我意識地貢獻群體，然而要讓組織成功運作，就必須考慮「個體」所面臨的情況。



作」，我們都需要收起某些極度個人的東西，也要有自我意識地貢獻群體，然而要讓組織成功運作，就必須考慮「個體」所面臨的情況。營造員最艱鉅的任務，應該是如何想像人與人之間相加後可能產生的化學反應，然後提議一些可能性、鋪一段路、提供一些機會。

### 佈局

因為任務繁多，為了讓流程順利、確保結果，所以抓緊目標後的「佈局」很重要。舉例來說，「交換師／生」是規劃課程的一大重點，出發點是希望學生能夠接觸不同口音、適應不同表達方式。但今年我



師徒規劃了呼應原住民族日的活動，在花蓮郵局前唱歌跳舞快閃直播。

們將1週來訪1至2次的學生，定位為「來作客的學生（palabangay kumicudaday）」，希望老師能將過去教授給自己學生的課程內容，擇部份分享給「客人」。這件事並不容易，因為很多課程內容是隨機發生的；必須很有自覺與步驟，才可能將它再現。

隨機課程有「日常」的特徵，實為好事，但就需要有在事後將過程記錄下來的功夫，「教」與「學」的專業不在於結果，而在於找到抵達結果的路徑。這些流程是寶貴的族群資產，蘊含為師者的氣度與智慧，也展現了學生學習時的用力和用心。因此「記錄的功夫」也是今年的目標，接下來就是對於過程的「描述、記錄」了，能夠重述過程，討論當中價值所在才有可能，檢討

與改進也才有機會。

我們需要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，更要增加自信、認識自己的優勢，再加以發揮、深化。各組也要有自己的教、學主軸，這樣才有努力的方向。今年安排了自評與集體觀課（他評）的流程，其實都是希望每位師徒能更結構化並且「呈現」自己的日常教與學，這也就是「佈局」了。

### 「自治」目標

瀕危語言復振計畫以及語推組織都是做為族群自治的第一步，在推動全面政治事務之前，將「語言復振」視為第一個眾人行動的場域。假若我們連1天8小時、1週5天的課程都規劃不出來，也無法逆推每一個步驟

的意圖而自定評核標準，那又該如何自治呢？自治的精神要落實在計畫執行過程中，但必須一步步來。於是去年我們以2週1次的頻率召開班會，由師徒組輪流用撒語主持和記錄，希望從司儀到每次議題規劃，逐步能交由師徒組自行號召、發想、決策、執行。

自治、自決似乎會引起更多的自治和自決，日常裡有許多的自治正在發生：上課時的閒話越來越少，各組決定好每天的課程、想方設法達到教與學的目標，學生發揮創意，為自己設定「產出」。

### 未來

新的一年開始了，希望自己能有比較多的時間學習撒語，面對或緊或鬆的課題中更加悠遊自在，並在各組教學現場，持續發現令人驚喜、感動的片刻。◆



將來都會成為老師的學生。



### 洪采薇

台中市人，1983年生。比較文學碩士，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班。瀕危語言計畫撒奇萊雅語營造員。